

開放文學 – 風花雪月 – 金屋夢  
第五十一回 韓世忠伏兵走兀術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其一 江南婦女亂雜歌其一畫欄荳蔻紅珠掌，

深閨蕙質藏銀幌。煮麝煎膏盡日間，  
閒不受春光攘。阿母工夫事事宜，  
兒家門戶軟簾垂。玉鏡時開雲母鎖，  
雕籠戲畫雪兒眉。長廊跳脫看年命，  
沉香供奉花情性。鸞帶原隨碧玉簫，  
縵絲譜出宜春勝。一自梳妝青漆樓，  
深深似海不知愁。蛤帳更闌銀箭咽，  
菱囊星曉篆煙浮。丫環偷唱鶯聲底，  
欲透春情惜羅綺。明月千金一寸心，  
繡床顛倒無心理。誰知撾鼓起風塵，  
燕子花阡泣鬼神。赤眉定奪蛾眉案，  
驚破誰家蝶夢人。簫娘齊去淚如雨，  
可憐叱利誰相語。顏色從來誤妾身，  
舊時甲第蒼涼處。半疑半訝繫雕鞍，  
玉肢野外不勝寒。關山潦倒蟬環亂，  
半夜由他趁所歡。此生薄命長已矣，  
往事依稀恨如此。笳度清宵淚暗流，  
淚流盡是良家子。猶記當時養鳳凰，  
須臾結髮從犬羊。侍兒後騎離前騎，  
姊妹他鄉念故鄉。斜插小靴鬆黑鬢，  
玉手纖纖執雕；含羞蓄憤被風霜，  
馬上回身時欲殞。昔小豪華稱莫當，  
腥風一入斷人腸。縱然速作荒憐鬼，  
猶帶餘向北方。一朝紅粉同時盡，  
秦楚燕齊香玉隕。豈無阿閣理青塵，  
亦有臥房同幻蜃。落魄佳人復奈何，  
我聞此事動悲歌。江南兒女多情思，  
笑傍王孫拭翠蛾。

其二

幽巷年年惜顏色，枳花竹葉常相憶。  
遠山澹掃宜不宜，夜夜金釵愁歎息。  
可憐十五未嫁人，玉顏寂寂低斂衽。  
春樹彩桑溪水曲，宵燈織素付東鄰；  
蕩子結婚重名姓，豪家幾遍明珠聘。  
但見西施住若耶，豈有郎君輕玉鏡。  
蹉跎愛惜度年光，眉黛如何怨恨長。  
蝴蝶飛來嬌不語，鴛鴦獨宿夜偏涼。  
截納貼勝心情倦，荊榛門戶羞歌扇。  
家對寒塘裊碧絲，愛游僻徑看花面。  
何處鳴金動地來，一齊驅向馬廐。  
錦營賊帥相思夢，■帳賢王合盃。  
蔡琰聲悲十八曲，家少黃金見誰贖？  
丁香枝上不禁春，血淚明眸空斷續，  
回思往事更傷心，欲覓徵鴻寄信音。  
妾身不望生還好，傳語家中漫砧。  
晨聞異樂心長斷，當風塞上瞻星漢。  
數盡江邊春燕歸，又看絕域秋鴻亂。  
故鄉人遇意慙慙，為說家園兩地分；  
父母荒郊何處別？長兄聞道又從軍。  
生嗟薄命如流水，玉門關外何時死！  
新裝莫保遭亂離，夢魂驚顛胡如此。  
為惜名香為惜花，鸞書鼠筆淚交加。  
佳人莫怨無情種，且抱琵琶營裡撾。  
鐵菱鹿角香魂慙，陰山借作定婚店。  
落葉浮萍去不回，雕鞍生把紅兒殮。  
惆悵曾無古押衙，劫取園陵小內家。  
止餘老含糊眼，哭遍邊城百萬花。

話表揚州兵火，婦女流落盡為金兵所擄。那分得良家婦女，那論得美惡貞淫。就如那春色將殘，百花凋謝。被那狂風毒雨打在泥土坑裡，為人殘踏；還說甚淺綠嬌紅、濃香妙色，便說士女淫奢太過，自然釀出這個大劫來。憔悴飄零一番，才完得盛衰的理。卻不道人生遭遇不同，苦樂各別。就如那百花，也有生入深山秀谷中不見風日；也有生在金谷名園，折在高人才子、書室香幾上的；有被村夫丑婦折來，拋在路旁糞池溝洫裡的。如不遇時，那怕他是國色天香，賤如糞土；要遇起時來，就是那野草閒花，一時名成，做出一件超群出類的事業，也要傳之不朽。豈不是各人遇合，分甚麼貴賤！

且說揚州東門裡有一王秀才，生平止一寵妾，是個有名的美人。能文善畫，才藝無雙。二人相得，寸步不離，如掌上珠一般。

打扮得珠翠綾羅，奉承他百依百隨。後來王秀才因色慾傷了時常吐血，不敢縱欲。不消一年，到因寡慾受胎，生了一個兒子。越是夫妻情重，倒把大娘丟在一邊。在一所花園裡收拾的雪洞般的書房，三口兒過活。就是比翼鳥及連理枝也比不過兩人情厚。忽然金兵進了城，各人逃命。這王秀才間壁有一座當舖，年久了，故衣櫃架甚多，只得藏在一層天平板上，下面俱是衣架、木器。到了天晚，只見幾個金兵進來，照了照見沒人，把架衣服揀好的盡力包了去。落後擄了兩個婦女來吃酒，唱鬧了一會，眾人將擄的婦女陪去睡，只留個美婦人陪個兵丁，在這當舖閒床上歇宿。王秀才伏在天平板上，嚇得一口氣也不喘。

從板縫裡往下一看，這婦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那嬌滴滴的美人，和我生死不離的愛妾，如何卻落在這番兵手裡！眼見得他決不肯失身，平日裡的志氣，許下同死同生，如何肯順他？一面想著，又是疼，又是怕。只見床上吱吱呀呀，乾的一片聲響，原來兩人在床沿上行事哩。婦人道：「把燈取過近前來，咱照著耍得有趣些。」那番兵起來，果將燈移到床前。婦人早把衣服脫淨，連聲叫道：「爺你我總是前世姻緣。」極盡奉承，口中嬌聲浪語。無般不叫。那番兵從沒遇見過中國女子，樂得他什麼相似，身子宛如在雲端裡一般。只聽那裡婦人嬌聲浪氣的說道：「兵爺爺，我今日可死了心！隨著你罷，我不遇見你，枉自托生了一個婦人。」那番兵並不回答，婦人道：「兵爺爺，我跟你講話，你聽見了沒有呀？兵爺爺，隨你怎麼，休撇我去了，撇了我也想殺了！」番兵樂不可言，細問：「你是誰家娘子，這等有趣的緊？丈夫是個甚麼人？」婦人道：「俺丈夫是個秀才，生的人物也好，只是這件事上再不會打發個足心，我今日可嘗著滋味了。好不好把他殺了，同你一處過去罷！」這王秀才就著燈影看得分明，只見他令寵把奉承他的一套本事多使出來，奉承那番兵。王秀才氣死了兩遭：先見他上床去，酸心了一個死；後見他要殺了他，跟著番兵，又恨了一個死。

到了天明，番兵聽見吹角進營要起去，還被婦人拉住不放，纏綿纏綿，足有一個時辰方才撒手。囑咐了又囑咐：「到晚還來，我在這裡等你。」番兵道：「四王爺不許擄婦人，你只在家藏著，我來找你罷。」兩人摟抱不捨，把婦人送過屋裡去了。後來金兵出城，王秀才回家見了婦人，說他失節，百口不招，因生下兒子，不好叫他死的。才知道枕邊恩愛風中露，夢裡鴛鴦水上萍。王秀才以此棄妻子出家為僧去了。

卻又說一個娼妓，做出件翻天揭地的事來。揚州鈔關上有一妓，姓蘇名瓊瓊，也是揚州有名的。接了個布客是湖廣人，相交情厚，把客本費盡，不能還家。後來沒有盤費，情願和這當行的一家住著。忽然金兵搶了鈔關，把瓊瓊擄了，和這客人一搭白日拴鎖夜裡用鐵絆，到晚上解下婦人，卻將這蠻子們十個一連，上了鎖才睡。一日番兵吃得大醉，和兩三個婦人乾了事，一頭睡倒。卻被瓊瓊把鐵絆的鎖開了，放將客人起來，用番兵的刀一個個都殺盡，搜出他搶的金銀一千餘兩，和這客人扮做逃民，回湖廣做起人家來。生了兒子，發了十萬之富，豈不是一件快事？看官聽說：天下事那裡想去？良家到沒良心，娼家反有義氣？也是各人所遇不同。

這一回單說一個妓女中的英雄，裙釵中的俠婦。有一雙識王侯的俊眼，又有一副助忠義的膽氣。後來封了梁國夫人，助丈夫封為宋新王，豈不是一個妓女。固然是他托身得人，原有些英雄膽識，才做一番大功業來。說來可羨，當初高宗南遷，統制王淵標下有一小卒韓世忠，初入入伍，在風塵落魄。偶因元旦帥府參見過堂，天未明趕得早了，在帥府轅門傍連衣睡臥。時有官妓姓梁名玉，也來帥府見節。來得太早，望見一隻大白虎臥在影壁牆下，嚇得一時無處躲避。再一細看，卻是一個軍校，手執長槍，是一馬頭軍模樣。梁妓即時問了姓名，知是韓世忠，請到家裡，和媽媽說知，要招世忠為婿。那虔婆愛錢，怎肯招一窮軍養著？他自然不肯。打著梁玉接客，梁玉係老虔婆親生的女兒，一生一世正靠他過日，又沒有樂戶，一家兩口兒養著梁玉，自幼嬌慣，任他的性兒。要接客就接客，不愛接的客也無可奈何。因此梁玉慣性兒，纏得媽媽不過，後來只得把韓世忠招了進來，子母二人從了良，倒做起針指女工來度日。白白養著個窮軍。也是天生緣法，該享這富貴，自然湊成好事。

後事韓世忠因奉了將令征剿黑風洞，親入賊洞，擒了賊首。把土寇蕩平了，王統制自然有功加賞，題做欽依守備。領了一千營兵，時常隨徵，處處有功，護駕南遷，鎮守淮揚，做到方面之位，不消說與夫人同享榮華，那時淮揚經了兵火，南北做邊關，世忠在關上，兵不足三千，兵餉官廩，俱是草創。梁夫人親自編竹為牆，綰草作履，鼓率內外將士，大有個娘子軍夫人城的俠氣。她惟一心報國，那裡似個妓女。後來因朝廷內亂，傳劉正彥挾高宗讓位，太子把禁兵奪了，朝內無人制他。因此太后密召梁夫人，使他領兵來清宮禁。世忠聞變，即日提兵赴召，誅了苗劉二賊。高宗復位，敘他護駕勤王功為第一。知道金人不日南侵，只有京口是南北第一要衝，就升世忠為淮揚都統制，移鎮在鎮江，水陸兵馬一萬，把守著江口。這韓將軍打造戰船，整頓盔甲，預備迎敵。又用鐵萬斤打造沉舟的鐵鎖，俱用尖鋒鐵鉤，將船尾上鐵錨個個不動，使鎖封住，拖沉下水。真是料敵如神，行兵有法。常是錦衣繡馬，直在陣前，敵人望見如天神一般。在此南渡大將，說張、韓、劉、岳、張濬、劉、韓世忠、岳飛。只有韓將軍更是人材整齊，膽勇出眾，又得了一個嬌滴滴風流女俠梁夫人和他同心一力。隨營出陣，常是女扮男裝，打扮做健丁模樣，銀盔軟甲緊隨馬後。

到了紹興元年八月，江水正發，打探知金兵兩路下淮揚，不攻而破。使人上揚州，下戰書，先送黃柑五百，使兀術知信。高宗在建業，聞信先奔過江往杭州去了。不料金人從秀水斜渡平江，直趕到寧波。高宗下海才回，一路搶擄焚劫，無人抵擋。幸得各處城池嚴守，金人不暇攻城，也怕身入重在，連夜奔回。在這金山下渡江，金兵護的輜重子女人馬太多，沒有過江。韓將軍就把戰船擺了一個水營，遮住了北岸；五色旗幟分了八門，將船搭了浮橋三座，引誘金人來。嚴把得江口，就如鐵桶相似，飛鳥也過不去，算計已定，料金兵到江，必須窺我的虛實和江中的去路，只有金山寺頂上一座龍王廟極高，往江北一望，可見百里。料這金人狡獪，定然有主將偷來看我的營寨。韓將軍即差一員有膽識的健將，名叫蘇德，到帳下吩咐：「此去龍王廟，只用一百健丁。五十人埋伏在寺外岸邊，五十人埋伏在廟裡。悄悄使一人在塔上窺看，塔上鳴鼓為號，岸上五十人先攻進去，金兵心虛。然後廟中人出來截殺，可擒其將。」計較已定。卻說兀術到了江南岸邊，遠望江北一帶，戰船擺有數十里，旗排滿船上，樓檣似城牆一般，如何衝得動？又有百十號游兵小船，俱是一船六槳，搖櫓如飛，四面弓箭、火器亂發。那中軍水營、都是海船，長艫樓船，前後牆桅密麻似高二十餘丈。金鼓旗號，插著「都統韓」纛字大旗，不知有多少兵船，怎敢輕渡？但見：

旗分八面，船按九宮；橫江舳艫走蛟龍，守口舳艫如虎豹。大船上弓弩連排，只聽得一聲梆響，游船上棹槳亂滾，驚看的十里星飛。軍容只鐵壁，船面畫青雀；黃龍陣勢似金城，旗影卷灶雕白虎。只吳中水手慣擊船，人稱海鬼；兩隊長年能破浪，船號江鯁。轉舵時大鵬展翅，無翼而飛；扯篷時三隊穿枝，盤空而上。隱隱陣雲爭北固，騰騰殺氣護南都。

原來韓都統的兵紮營在金山寺下，金兵從南岸來，要奪江口，紮營在金江之左。問了土人，要上金江一看南北形勢，知道龍王廟在金山頂上，往韓都統營裡，看得十分真切。因此兀術領了五騎人馬，俱是心腹番將，不帶旗槍隊伍，悄悄出營來。見宋營兵船不動，沿江裡靜靜的一隻漁船也沒有。從船上牽馬騎來，按轡徐行，走到金山腳下，望著龍王廟不遠。只有一所古廟。幾間僧房，連一人也不見，揚鞭而去。隔了廟門一箭之地，這兀術果然十分狡獪，心裡跳了一跳，就勒住了千里龍駒，叫兩騎馬上番將先到廟裡看看動靜，自己就在廟門外觀看光景。那蘇德坐在塔上第四層高上，看得分明，見五匹馬從金營船上上來，果如元帥所料，今日正好立功。那知兀術立在門外，卻不見進廟，先使二馬進廟探聽。這蘇德見二馬進的廟門，真如虎入深坑，投羅網。那軍中的金鼓打起來，這廟外岸上五十名兵看得分明，見兀術還不曾進廟，騎的是戰馬，一見埋伏，必然要走。又不曾進門，如何遮擋得住？因此不敢出頭，要等他進了廟門，只擋在門首，自然飛不將去。

那廟裡埋伏的五十名兵，見塔上鼓聲不絕，又見兩匹馬進了廟，那知道還有三匹馬在廟外？只得一齊殺出。廟裡窄狹不用弓箭俱是短刀鉤槍，早把二員番將拖下馬來。那廟外三匹馬聽了戰鼓，心疑正要勒馬而回，忽見廟裡喊殺起來，知道中計，即時拔轉馬頭，往山下江口而走。這廟外的兵見三匹馬走回，方才出來截殺。原來山路甚窄，一面是江，放不開馬。走到了石岸邊，被宋兵一撓鉤將一個穿紅袍玉帶的鉤住，拖下馬來，只見這個番將十分英勇，把腰刀拔出來將鉤桿砍為兩段，使了一個鷓鴣翻身上馬之法，騰地跳上馬去。還有一條大潤，三丈寬闊，被宋兵把住石橋。那番將把馬連打三鞭，從平地一躍而起，三匹馬一起齊竄過去了。這

一百步兵如何趕得上？只捉得廟裡兩個番將，也是有名的都護，細問起來，才知走了的是兀術四太子。蘇德叫苦不絕，只得把二將綁了來見韓都統。問知走了兀術，氣憤不絕，把蘇德要斬，細問他不肯進廟，廟外伏兵不敢先發，以此脫逃，只責了四十大板，使他帶罪立功，一面預備江中大戰不提。

卻說兀術走回營來，真是忙忙如漏網之魚，急急似脫扣之兔，喘氣吁吁，坐了半日才定。即聚龍虎大王黏沒喝等商議要乘夜過江。使黏沒喝將五萬人馬，大小船有千餘只，都是捉的客商鹽船。艙工們招架著，原不是戰船上走慣了的，如何敵得韓統制的海船。使起風來向山一般壓下來，連船都是要倒的，哪怕你千軍萬馬，弓箭刀槍也沒用處。這金人原是拐子馬，利於野戰，只為乘勝持強，又曉得江南無備，直趕到溫州才回來，今日遇著韓都統安排在江口邀戰，如何不懼？定了一計，使黏沒喝用兵五萬先堵住他焦山大營，卻將小船由南岸一帶，迤斜往上過江，爭這龍潭儀真的路，直入建康。議定三更造飯，四鼓出營，五鼓過江，他首尾不能相顧，各自磨刀拈箭，勇氣十倍不提。

卻說韓都統見兀術走了，悶悶不樂。梁夫人在船上接著，問了備細，夫人道：「此虜窮寇，利在速戰，只在今夜定然要來廝殺。今大將軍只在中軍船上使游兵堵截，怕不能了事。走了兀術，千里長江，保不住東南這一塊土了。如今我兩人分開軍將，將軍管領兵截殺，妾管司中軍旗鼓。金人多許，怕他一面攻戰，一面過江，叫我兩下遮擋不來。如今只以守江為主，將軍管領游兵，守護北岸；妾管領中營水兵，守著中軍。任他來攻，只用火炮神弩守住，不去追他。他見我不動，只得渡江，那時將軍只看我的白號旗為令。中間用大桅上立起樓檣來，妾親自擊鼓，鼓起就進，鼓住則守；金兵往南，白旗南指，金兵往北，白旗北指。將軍領兵八千人分作八路，俱有鼓聲和桅頂上號帶。金人自不能渡江了。就不殺他片甲不回，也使他從此落膽，再不敢窺我江左一步。」

韓都統大喜，即時夫婦二人叫軍政司立了軍令狀。看梁夫人披袍貫甲，窄袖弓鞋，佈置了守中軍的兵將，把號旗用游繩鐵環繫住，看金兵往那裡渡江，就往那裡扯起。四面大船都看中營旗號，四面游船分了八八六十四隊，隊中有長，俱看中軍旗號。這些游兵搖檣的飛也似去了。佈置已定，在中軍大桅頂上扯起一個小小鼓樓，遮了箭眼。到了二更，梁夫人踏著雲梯，領一家將管著扯號旗，他把纖腰一聳，蓮步輕移，早已到桅桿絕頂。離江面二十餘丈看著金營，人馬如螞蟻相似，那營裡動靜如在足下。江面不過十餘里，被一個梁夫人看做手中地理圖一般。韓都統自去佈置截殺不提。有詩贊梁夫人英雄處詩曰：

舊是平康妓，新從定遠侯。  
戎妝如月李，劍佩更風流。  
眉鎖江山恨，心分國土憂，  
江中奏敵凱，贏得姓名留。

卻說金兀術到了三更，吃了燒羊燒酒，眾軍飯飽，卻不肯鳴金吹角，悄悄開船，只以胡哨為令。五萬番兵，架著千號南船、望焦山大營進發。正是南風，開帆如箭。早被金山下宋營裡哨船探知。報入中軍，梁夫人已準備停當。這大海鰓缸俱是尖底平板，上面一帶，掛上箭板牛皮，釘裹如鐵相似，那刀箭俱動不得。上了敵樓，一面豎起炮架弓弩架，使力士遠處炮打，近處弩箭，如何近得前。俱要啞戰，不許吶喊。金將黏沒喝將到船邊，一齊吶喊，這裡全然不動。那南船的艙公，那個不望殺敗金人？誰肯拚命上前。到了三里外，俱在江裡拖下錨，連殺幾個也不肯動，會水的都跳在江裡，浮過宋營裡逃命去了。直打的南船七零八落、如雨打梨花一般。那金兀術，乾離不和龍虎大王，卻從南岸迤斜開船望江北來，怎當得梁夫人在船桅頂上看得分明，即將戰鼓播起與雷鳴相似。一支號帶帶著燈籠，從桅頂上使游環扯向南方。

眼看天明，見兀術往南，韓都統也向南；兀術往北，韓都統也向北。兩軍相距，不得不戰。那知道沿江先埋伏了鐵繩，暗用利鉤鉤住，南船錨索再走不去的。卻使大船一衝，這小船如何當得起！把一船人俱壓翻水裡，早把龍虎大王和一百餘番將一齊落水。這邊水軍如走平地，早跳下江去，一人一個先淹死了，才擒活的上來。只這一陣，把兀術殺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敢回金山番營，早趕入黃天蕩去了。這大營裡中軍的船也隨後移營趕去。見了得勝，那戰鼓越發鼓聲不絕，險不打壞了細腰玉軟風流臂，喜透了香汗春融窈窕心。至今《宋史》一筆書：韓世忠擊敗兀術於江中，妻梁氏自擊擊鼓。豈不是女子英雄奇事，使人千載敬服！後人有詩贊曰：

一聲擊鼓震高航，殺盡南侵十萬羌。  
不及裙釵猶有氣，一提空自說漁陽。

原來黃天蕩是江裡一條水港，兀術不知水路，一時被宋兵殺敗，將缸趕入港中，指望一步步上北，可以得路。那知道這黃天蕩雖然寬大，久已湧起沙來，把水漸漸乾了，連大船也走不得，只有漁船可行。韓都統打探兀術進了黃天蕩，喜個不了：這賊活該命盡！此乃一條死水，無有去路，不消廝殺，只用一枝兵把住黃天蕩江口。他出不來，不消數日糧盡餓死，從此高枕無憂，再無走脫一人之理。

那時八月中秋，因得了凱音，把住江口，十分全勝，又感謝梁夫人登樓擊鼓一段義氣。看了明月如畫，這些大小戰船排著一字長蛇陣，足有數十里之遠。船上一帶，燈光如火輪星球一般，軍中歡聲如雷，奏起樂來。那韓都統十分得意，忽然乘興要與夫人夜遊金山看月，登塔頂望這金營氣色。那時傳令便上金山，那軍令何等威嚴，早安排上兩桌上席，一班鼓樂玩耍大戲。江南品物，原是齊整，況是元帥，無一不備。又傳令頒賜羊酒，各營將官賞月，輪流巡守江口。坐一隻大船隨著十幾個家將，吹吹打打，月色波光，清吹細樂，夫人換了一身豔服，陪著韓都統，錦衣玉帶，歡飲而去。那消一更時候，到了金山，停舟郭璞墓前，步上山來。早有山僧鳴鐘迎接，傳令移席妙高台賞月。辭了山僧，自有一班家將伺候。韓都統月下一望，江北燈火全無，只有江船上燈如星密，正是歡樂有曹公赤壁橫槊賦詩光景。只見梁夫人對坐不甚開懷，顰眉長歎說：「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忘了大敵。我想兀術智勇兼全，今不生擒，必為後患。萬一此虜逃去，再來報仇，那時南北分爭，將來不為有功，反為縱敵。豈可因遊玩灰了軍心？」韓都統聞言，愈加敬服，說：「夫人所言可謂萬全，但此賊已入死地，再無生路。不過十日絕糧，今當活捉以報二帝之仇！」言畢，舉杯連飲數鬥，向月拔劍起舞，誦岳武穆〔滿江紅〕一首：

萬里長江，淘不盡壯懷秋色。漫說道秦營漢帳、瑤台銀闕，長劍倚虹氛霧外，寶弓掛日煙塵寂。向星辰拂袖整乾坤，難消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日日淚沾襟血！汴水夜吹羌笛管，鸞輿歲老遼陽月。把唾壺起岱問蟾蜍，圓何缺？

卻說這兀術太子和黏沒喝、乾離不兩員大將，領兵十萬過江，被韓都統一陣用鐵鎖沉舟之計，淹死一半，殺傷一半，還有一萬俱在小船，不上五百號。初入黃天蕩，不知路徑，問了河船，才知是條死港，出不了大江，再沒生路。到了次日，兀術差番官來求和，情願進貢名馬三百匹，買一條路回去，從此永無侵犯，韓都統不准求和，把來人割去耳鼻逐回。兀術領兵死戰，衝奪江口，被宋兵把住如鐵壁銅牆，如何近得？遠遠用火炮神弩射住，一連幾次，再不能近。遣番官在船上，說：「四太子要請都統韓老爺當面打話。」韓都統把船分作左右兩營，將中軍大船放開，船頭上了弩炮架，高下數層，預備金兵多許，那船上金鼓旗，有幾班錦衣繡襖長槍利斧的甲士，好不雄勇。這金營裡分開戰船，兀術獨坐在一隻樓船。去韓都統船有二百步，並插住了船腳。兀術向前脫帽胡跪，陪罪告饒，使通事船頭傳話：「從今和好，再不敢犯，情願對天盟誓，望乞放路回國。」韓都統在樓船上高坐，錦衣玉帶，金盔銀甲，十分威嚴。說：「你家久已敗盟，擄我二帝，占我疆土，除非是送還我宋主，退回了我汴京，方可講和。今日之仇，不共戴天！」說畢一聲炮響，船上神弩弓弩齊發，照金兀術射來，如雨點相似。原來神弩弓是諸葛武侯所置，一弩有十矢之力，一匣發二十矢，俱是毒藥竹箭，透甲入骨，見血就死，如此金人甚怕此弩。兀術險不中箭，忙退入船中，逃竄而去。宋營的兵船一齊回營，也不趕他，只守住江口，料不能逃了。有詩贊曰：

檻樓籠鳥失群魚，狡詐金兵失故居。  
不遇閩人開水道，中原安得屬于。

兀術困到七日，糧草絕斷，殺馬而食，料無生理。出榜問計，有能定策通路江北的，賞銀五百兩。忽有一個閩人，被擄在營中，自言能知出江的路，揭了榜文，來見兀術。說：「這黃天蕩通著老鶴河的水路。老鶴河一條水道，可通建康秦淮。只因連年淤塞，商客不行。如今殘兵三萬，分了汛地，每人立在淺水上，一人一尺，不消一日夜，可開三十里。連夜開通，直達建康，還可取勝。」兀術大喜，賞了閩人五百兩，封他為嚮導官，率領金兵開河。兀術先自下水，用鋤鍬番鉢，眾將官見太子下水，人人奮勇，立在淺處，不消二日直接了老鶴河水路。把大船丟下，俱用小船將人馬渡上建康的大路。那韓都統的兵，只守住江口，到了十日之外，只見金營船上煙火俱無，還怕他有甚詭計，不敢近攻，報與韓都統知道。遂令水營游兵，兩路夾攻，到了金兵大船上，甚麼何曾見個人影。哪知他詭計通天，絕流而去。韓都統大船自來接應，聞知走了兀術，恨得暴叫如雷，哪裡趕去？梁夫人自去臨安請罪，反參「韓世忠恃勝玩敵，逗留不進」一本。高宗先聞捷章，喜出望外，自南北交兵，不曾有此一戰，終是敗不掩功，還加了世忠為兩浙制置使，以都統帶罪立功。